

T4996/8257.82

v. 21

壹等第六名

鍾山書院

周承平

鍾山書院藏書



詞多多獲策平

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

夏王拯溺之思有引為己責者焉夫禹之天下其溺者非禹溺之

也然禹有拯溺之思能不以為己溺哉且自患消洪水而天下之

民始獲安居說者謂非禹不至此矣夫禹有安居天下之功固天

下所深賴然當其平成未奏禹之勞身焦思者直不啻己實為之

焉人第見其功之大而不知其心之勞人即知其心之勞而不知



其心之所勞者正在此也。禹稷顏回同道，而吾且先念夫禹。夫禹之時，一水溺民之時也。九載懷襄，天下之殷憂方甚，而流連失所。皇皇焉請命以無從，下民昏墊，天下之大患未平，而蕩析離居，岌岌焉其勢不終日。然而洚洞為災，天苟不生佐命之材，猶得曰天實溺之耳。乃石鈕呈祥，而禹先應運，則默觀氣數，禹原非局外之人。然而蛇龍汨沒，帝苟不舉司空之職，猶得曰帝實溺之耳。乃元圭載錫，而禹始專司，則靜驗當時，禹早與局中之事。夫禹既非局外之人，則萬姓沈淪，未登衽席，其魚之患，心目中皆觸以危機。且禹既與局中之事，九州困陷，待泯呼號，方割之餘，形神內轉，增夫疑慮。於是外觀當世，一若艱難共訴，皆迫我以責，無容辭而援手之心。乃獨深於寤寐，於是內撫當躬，一若責備方嚴，皆迫我以義，無可諉而仔肩之任。乃獨切於懷來，其思也。蓋以為天下之溺，必有



其所自始。設非灑沈澹災。則汜濫洪流。且無以為兩間彌缺憾。更以為天下之溺。必有其所由終。設非櫛風沐雨。則逆行巨浸。且無以為衆庶奠室家。况乎洛水警予。疇咨方切。則帝廷有命。固早已專其責成。分君之憂。知藐躬所以無旁貸。又况圯族方命。績用弗彰。則厥考有知。當無不望其繼述。幹父之蠱。知此身所以有必勞。即謂天未錫疇。而智慮常殷。已惕厲於八年之始。隨山刊木。視為當然。禹固不敢曰己之勞力也。即謂地皆為壑。而焦勞所至。已周詳於四乘之時。距海濱川。視為己分。禹亦不得曰己之成功也。若是則天下不必有溺者。而時設一溺者之象。以自惕於神明。縱地乎天成。猶且徘徊莫釋。一夫不獲。時予之辜。蓋其思之所迫。以盡其職焉耳。亦不必溺者盡天下。而常擬一溺之者之形。以自警於方。雖貢修賦納。猶且刻責未遑。我儀圖之。愛莫能助。蓋其思之所



呈以盡其分焉耳。語有之。勞天下者無逸志。安天下者有危心。禹之

思天下溺由己溺也。如此惟稷亦然。可以知其所急矣。

折 問晉郭欽江統皆建徙戎議果行其言能弭五胡之亂否

三代以上中外之防最嚴。虞書曰蠻夷猾夏。魯頌曰戎狄是

膺。荆舒是懲。皆著之於以經。以為戒。所以為天下後世慮者。

至深遠也。故其時中國晏然。不聞有中國戎狄亂華之禍。及周室

衰微而犬戎難作。然其禍猶未烈也。秦并天下。長城是築。而

戎狄於是始遠中國。漢魏之君虛名好尚。不思控制。遂與交

通。務其小而忘其大。忽於遠而圖於近。馴至晉世。而戎狄遂

不可制矣。攷其時劉淵居晉陽。石勒居上黨。姚氏居扶風。符

氏居臨渭。慕容居昌黎。并雍之地皆戎狄也。是以劉淵一倡。

而諸胡乘時而起。自長淮之北無後晉而為戰爭之場者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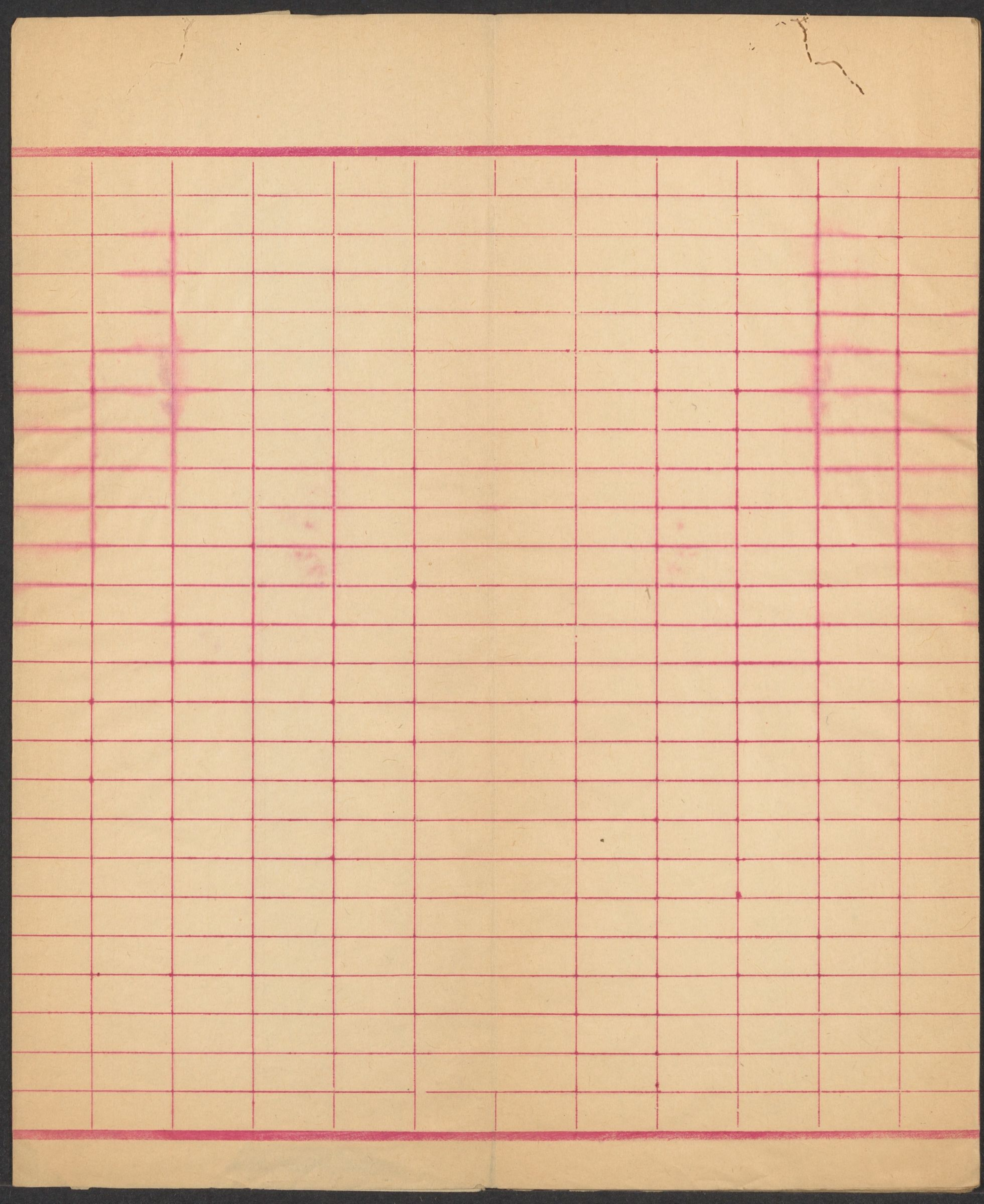


二百年。此其禍不為不烈也。後之論者莫不歸咎於郭欽江  
統之說不行。夫郭欽江統之說。蓋欲徙內地之雜胡以實邊  
塞之郡。所以杜<sup>弭</sup>亂萌也。亂之弭不弭。視乎戎之徙不徙。此其  
計未嘗不是。然愚以為即行其言。亂終不可弭也。何者。開門  
揖盜。引之入室。固禁其搶奪。固不可得。揖之使出。又豈可得  
乎。晉五胡之在內地者。猶盜之入室也。相處既久而欲徙之。  
猶揖盜使之出也。不弭亂之源。而弭亂之流。吾故謂即二人  
之說行。亦不可也。雖然。如二人者。亦可謂知亂者矣。



之徒不從此其







Handwritten notes and a red rectangular stamp in the top-left corner of the left page.

Large, faint vertical text in the center of the left page, possibly bleed-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.

同仁裕監製

Red grid pattern on the right page, consisting of approximately 18 columns and 25 rows.



月  
何

憲  
奉  
天  
備  
書  
院  
謀  
卷  
同  
仁  
裕

嘉  
慶